

人的呼聲

名人出版社



人 的 呼 聲

林 耀 川
名 人 出 版 社
譯

■ 究必印翻版權所有 ■

人 的 呼 聲

譯者：林耀川

出版：名人出版社

臺北市溫州街6巷8號

電話：三九一八四八四
郵摺：一〇三五二五

法律顧問：李洋一 律師

印刷：裕文印刷廠

局版臺華字第〇一八八號

定價：55元 民國66年9月1日初版
民國66年9月20日再版

目 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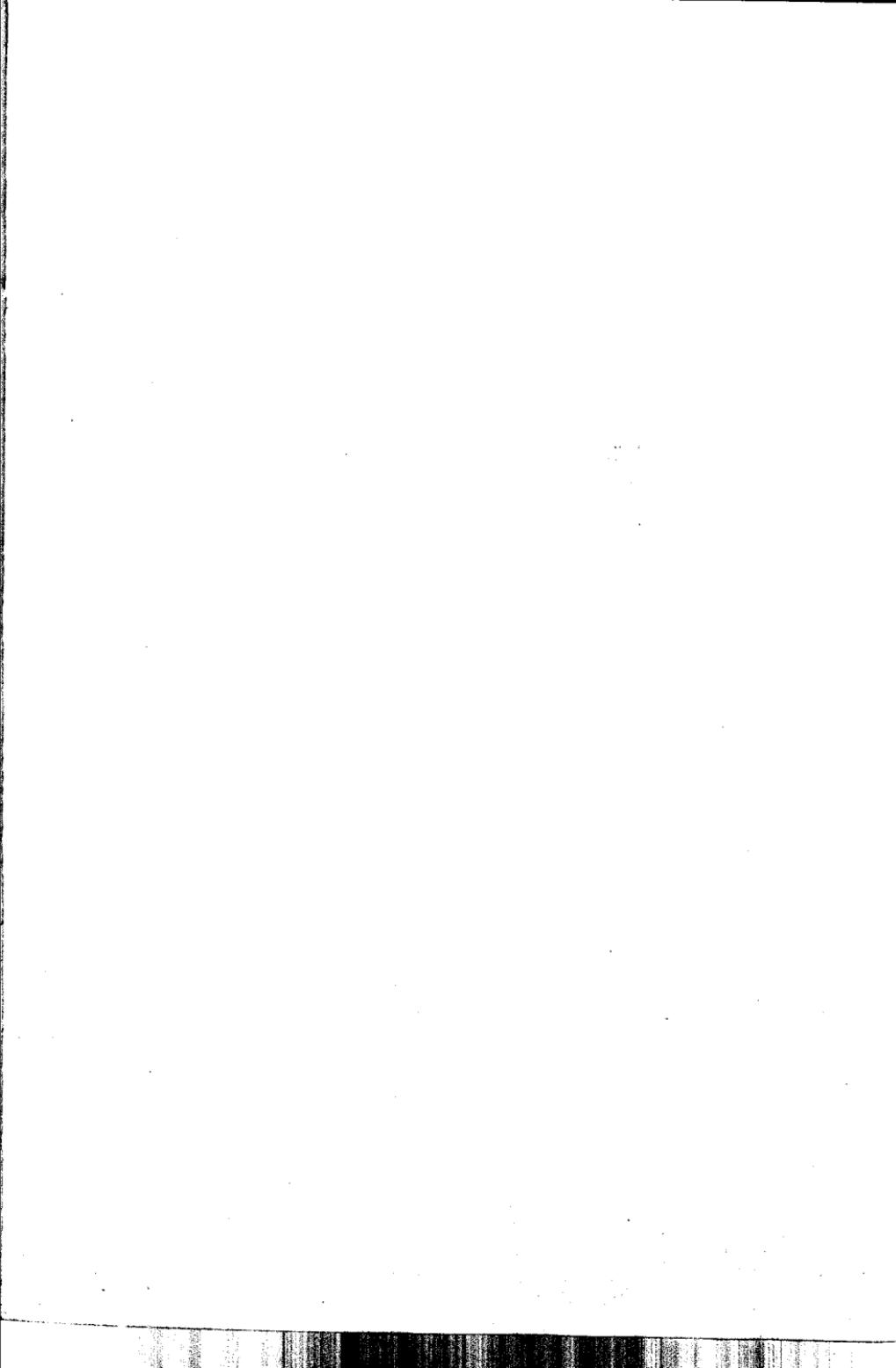
1943— 7

1944— 109

1945— 267

人
的
呼
聲

林耀川
名人出版社
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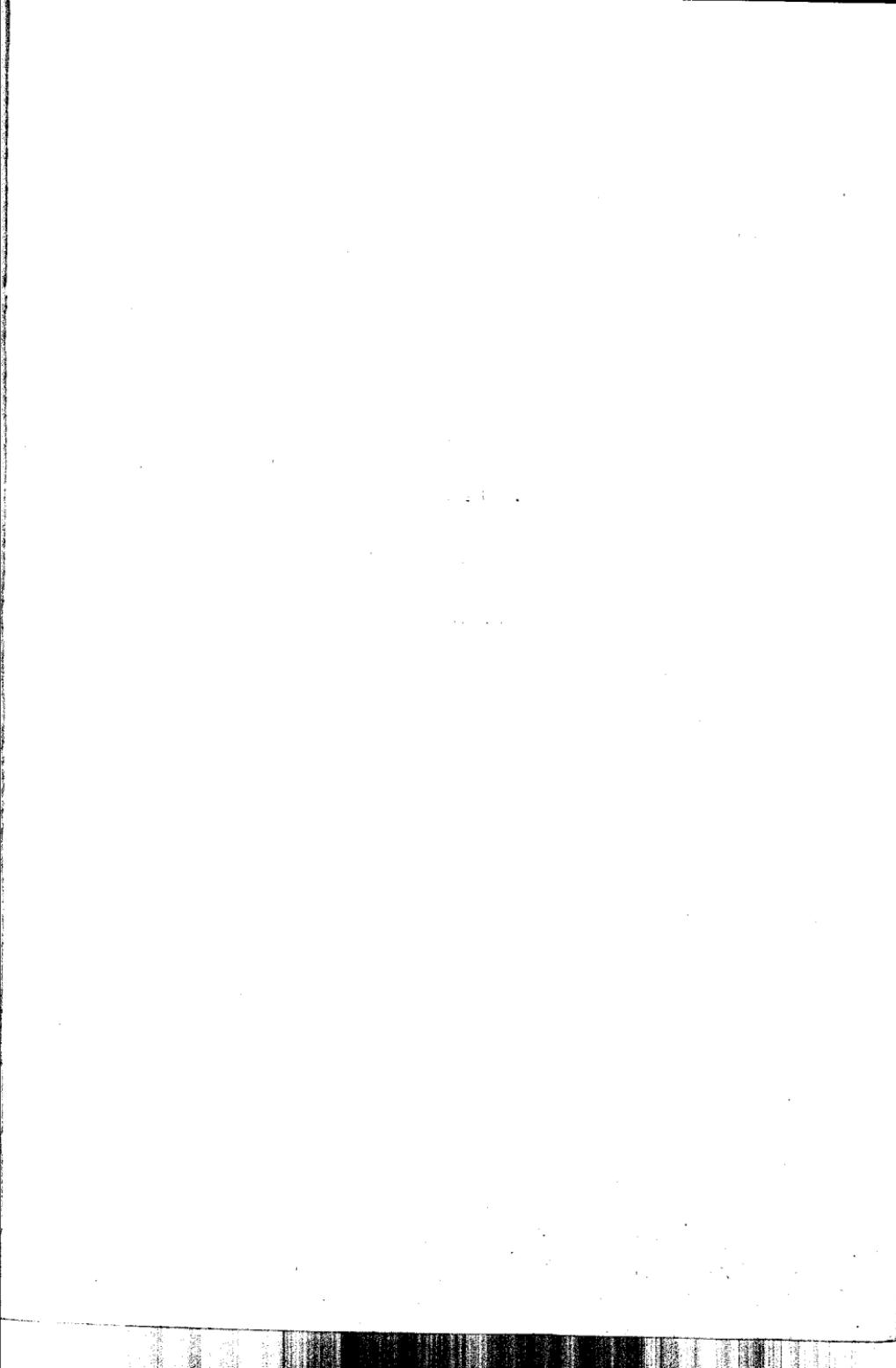
目 錄

1943— 7

1944— 109

1945— 267

1945/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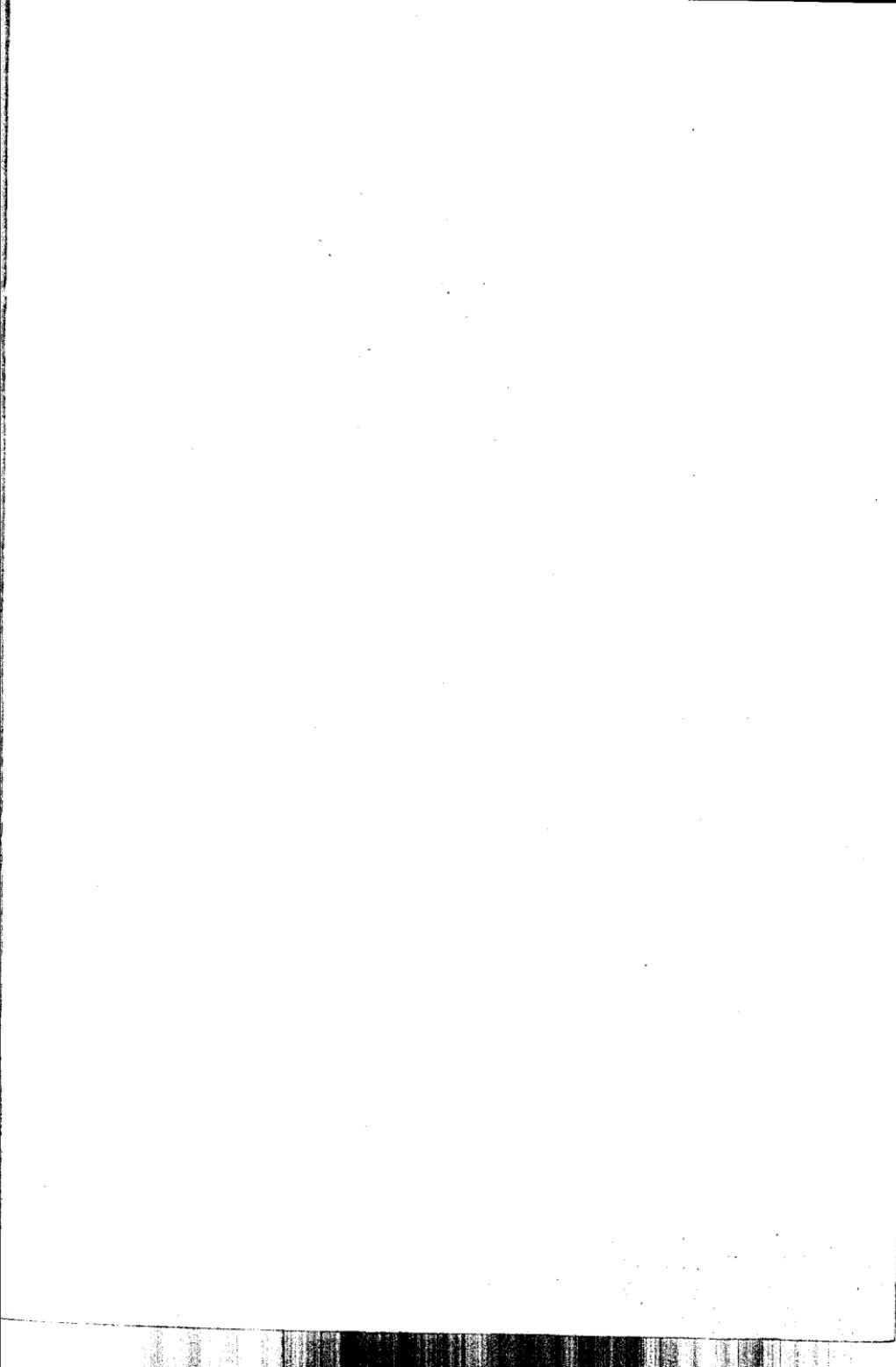


序

民國六十六年六月一日，臺北聯合報的影劇版，刊出一則消息說，五月廿九日來臺的日本音樂家三枝成章，曾被「人的呼聲」這本書深深感動，因此以書中一封信為題，寫了一首曲子。

本社立即跟三枝成章取得聯繫，借到了「人的呼聲」這本書。翻閱之後，本社同仁深深覺得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有意義的書籍，於是決定把它翻譯出版。

根據原書上的記載，此書於十多年前出版，已有許多國家的譯本，每年在全世界都暢銷十多萬本以上。



1943

大事年表

- 1943年 1月：在北非戰線，盟軍佔領了托里波里，自利比亞趕出軸星軍（23日）。
- 巴烏爾斯元帥指揮的德國第六軍，在史達林格勒，向俄軍投降（31日～2日）。頓河彎曲地帶德軍全軍覆沒，成為第二次大戰決定性的轉機。
- 2月：日軍自加達爾卡拿爾島敗退（7日）。俄軍將德軍自羅士德福逐出（14日）。
- 4月：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陣亡（18日）。
- 5月：盟軍攻略齊尼斯（7日）。非洲的德、義軍投降（12日）。
- 7月：盟軍在西西里島登陸（10日）。墨索里尼垮台（25日）。
- 9月：義大利巴德里歐總理決定義大利無條件投降（3日），並宣佈休戰（8日）。德軍佔頗羅馬（10日），救出墨索里尼（12日），在北義大利成立「法西斯達共和國」（15日）。
- 10月：俄軍收復了頓巴斯城。義大利的巴德里歐政府，向德國宣戰（13日）。
- 11月：俄軍收復奇耶夫（6日）

毛利秋俊（日本）

朝日新聞馬卡薩爾特派員。

一九四〇二年九月出生。

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，自臺北搭機赴馬卡薩爾中途，因飛機失事墜毀而殉職。

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四日

／寫給大女兒惠子▽

妳們都在好好讀書嗎？現在我必須在臺灣等幾天班機，今天終於來到了臺灣南部的大都市臺南，妳看看地圖，詳細說明給彌生、威子、能行、毅幾個弟弟妹妹聽聽吧！上午九時五十五分自臺北出發，坐快車在下午四時半到臺南，距日落海上還有一些時間，於是去參觀了荷蘭人在八十年前建造的赤崁樓，這張照片下次寄給妳們。

明天我準備去參拜臺南神社，看看孔廟，然後去看臺灣最南端的港口高雄。我打算明天晚上坐夜快車經過臺北，看看臺灣最北部的港口基隆，然後回臺北。

在火車上，到處可以看到當地農民使用水車忙於灌溉、耕作。我也看到了可以製造砂糖的廣大甘庶田。香蕉樹也很多，現在由於不是季節，很少看到已經成熟的大香蕉，但是還沒有成熟的小香蕉倒是相當多。在火車窗子下面，有時可以看到白鷺在田裏悠閒的走來走去，這恐怕也是臺灣獨特的風景之一吧。

鴨子之多，真是嚇人。可以說到處都有，這些鴨子有的和白鷺在一起，和好相處。也有些養

鴨人家，養了幾百隻，在後面不慌不忙的趕鴨，我看了好幾次，那樣子和趕羊一模一樣呢。

至於房屋，從臺北到新竹，多半是中國式建築，嘉義以南則和日本鄉下的房子有一點相像，不過也不時可以看到像彩色的城樓式房子。

剛才我在旅館吃了木瓜，味道很鮮美，今天我在臺北，寄出了送給妳們的小禮物，當地的土產糖菓，希望能夠順利寄回家……。妳們要和好相處，要乖，聽媽媽的話。

於臺南東龍前東屋旅社

庫爾德·洛伊拔（德國）

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六日，生於卡薩爾。

一九四四年一月，在蘇俄被俘期間死亡。

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寄自史達林格勒要塞的一封信

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，是這樣的：

——週遭是一片蕭殺的荒涼草原，在低窪地區，挖了幾條壕溝，蹲在裏面。我們必須在泥土裏熬過一切物資的缺乏。那泥濘的黏土，根本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，可是我們必須克服一切困難。我們幾乎沒有可以儲存的木材。只能在少數幾個地方，燒起小小的火來，勉強取暖。水必須從遠處運來，極不方便。至於糧食，到目前為止，還有相當豐富的數量，倒不會挨餓。外面的景色，極其單調而使人越發納悶。有時候，奇冷無比的寒流、冷氣團來襲，還有雪、暴風雨。一會兒下霜，一會兒雨雪交加。我穿的衣服，長褲裏面加了一層棉，上身加了一件毛皮夾克，腳穿皮製的長靴，還算不錯。尤其一襲毛皮的外套，是再寶貴也沒有的了。——然而，虱子之多，

真令人吃不消。因為自從上次休假以來，我就沒有換過一次衣服。夜裏，老鼠們在我頭上賽跑。在壕洞的牀舖上，大粒小粒的沙浪落下來。近處還傳來一聲聲打仗的聲響。我們這個陣地，掩蔽得不錯，可以說很充分，敵人的砲彈是打不到的。經過節約得不能再節約的物資，一一分配給我們，真是吃不飽、餓不死，物資也太缺乏了。

忽然，想起了以往生活的回憶——那些愛與恥辱、享受與誘惑等等美的回憶，在腦海裏奔馳著。可是，到如今，我們唯一的願望，只有一句話：「活下去！」「無論如何要活下去！」

只管活下去的意志，對於自己生命的願望，唯有這個才是最後的真實。我們也就跟上帝和世界，互相展開談論。外邊，只能聽到要把一切都破壞的可怕戰爭巨響，捺壓不住的感情幾乎把我的肺腑炸破了。——雖然在戰亂之中，遠隔着山河，但願有時也想到我，所以把我的近況詳細細的告訴你。

對於自己的任務，我算盡了本份。爲受傷者做危急處置，替他們療傷，然後送他們到後方，這是我最主要的工作。我已經下了決心，千萬不要在逆境當中只是嘆息，而必須在悲運之下，也做些有意義的工作。我把整天生活在我們壕溝裏的幾個老百姓和俘虜，帶到醫護班的地下掩蔽壕，在那兒，我一有空閒，就替他們作寫生畫——已經完成了幾張作品。全神貫注去畫的時候，便忘掉了周圍的一切，也聽不到砲彈的嘶叫聲和轟隆巨響，幾乎覺得非常幸福。

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於史達林格勒要塞

到了今天正好二十八天了，對於時間的經過，雖然沒有太明顯的意識而過一天算一天，比起剛開始的時候，真是變得太多了，大有天壤之別的感覺。靈魂和肉體，都感受着極大的痛苦，換

句話說，不論在精神上或在肉體上，都必須打開最後的儲蓄，而開始使用最後的一點一滴似的，我們的心臟爲之顫抖不已，那灰色的憂鬱，幾度佇立在門口，而後從門口侵入；何況——恕我再重複一遍——我還沒有失去抵抗力，甚至有時候還會變得非常快活。雖然有這一切一切的痛苦，我依然保有着忍耐、平靜和信賴的、堅強的心。

在這個要塞的大壕溝裏，如今還置有一架鋼琴，這是其他部隊的卡車，隨着轉戰之際，運到此地來的，我們部隊的指揮官是個音樂家，經常在這地下壕溝裏彈鋼琴。就在壕溝裏，前後都是泥土的牆壁，彈起來却有獨特的音響效果，琴聲發出優美的韻味！而且這位指揮官彈得真好！有巴哈或韓德爾的組曲，莫札特的A長調協奏曲，以及貝多芬的悲愴小夜曲的一部分，還有蕭邦、舒曼。大家聽了這些音樂，真是如醉如癡，接觸到音樂靈魂的這一剎那，使我們都永遠無法忘懷——就在這個時候，S上尉從戰場奔回來，鑽進壕溝裏向指揮官報告他的隊友們的慘況。他們兩個人談話，在壕溝裏就像波浪的起伏一般，一會兒高，一會兒低。指揮官還是靜悄悄不停的彈的着鋼琴，這時候，像雨點般的炸彈和砲火聲，反響到溝牆上，砂粒落到頭上，大家都驚愕片刻，靜靜的聽着外邊的動靜。須臾，鋼琴又開始響起，如泣如訴。

我雖然和各位遠離着，但在心情上我就是在各位的身邊。太陽現在高照在雪白的原野上，不久太陽就要下山了，令人想起「太陽的歌，仍舊永無休止的響徹宇宙」這個詩句（歌德「浮士德」天上的序曲之頭一句——譯者註）哦，對啦，這是昨天傍晚的事，我忽然覺得自己能够在這種困苦到極點的境遇下忍耐下去，完全是由於我能够和你，以及你們在一起的緣故；這種意識支撑着我自己，也賦予我莫大的力量。

我們真是嚐到了各種各樣難以筆墨形容的體驗，我軍的每一個官兵，都被逼到再也無法逃避的地步。記得起初的那幾天，敵軍從四面八方攻擊又攻擊，榴彈狂飛如雨，我們親眼看到了戰車、機關槍，可怕的「史達林風琴」（即指蘇聯的複式飛彈）、炸彈等等所有的武器，大發其威……然而，對方的壓力愈大，抵抗力也愈增強。再淒慘的情況也隨之產生。「轟隆！」「劈拍拍」、「砰，砰」等巨響。怪聲音，早就不再覺得可怕，不論到了怎樣恐怖的狀態，也能够採取不慌不忙的行動了，爲了保護自己的安全，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措置和行動之後，我身上便能够泰然自若的浴着細砂，還能够繼續進行作業，也能够看書或聊天。……那些運輸機日夜飛馳於天空中。到底，飢餓是什麼？現在我才明白，原來人類只要有少量的食物，就能夠維持相當久的期間，甚至只攝取極少量的飲食，也能維持生命。至於病人和受傷者的情況，似乎還能够勉強忍受下去，因爲我又弄到了一些治療用的醫藥。

昨天晚上，當我在雪地上走着的時候，看見一頭俄國小馬餓得發慌，竟然猛咬着樹皮，牠被栓在我們的野戰伙食車邊，站在那兒直發抖。我停住脚步，望着這頭可憐的小馬，我竟然忘了站在那兒發愣許久。每每想起這個令人憐憫的鏡頭，這種動物的悲慘，就扣動了我的心弦。這種動物，今天對我們來說，是一種寶貴的糧食，生下來就是爲了被宰殺，但又必須把生命維持下去——這種永遠不變的法則，在這被遺棄的沈默的荒野，也沒有什麼兩樣。就在這荒僻一片的平野上，太陽已經西沉，令人感觸的一鈎月影，已昇上了天空，還有那些星星，也浮現在天際。絲毫不間斷的飛機和戰車的引擎怒吼的時候，人們還是禁不住仰望星空。在這一望無盡的草原上，這幾天來已經連連呈現平穩的晴天，空氣清新，氣溫也升高。對現在的我們來說，這是感激不盡的了。大夥兒忘了被地平線那邊的敵軍遠遠包圍的事實，高高興興的滿浴着日光。到了下午三點半